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四十七回 封三侯怒逐本兵 謀九錫妄圖居攝

詞曰： 這回因果勸人，為善回頭須早。一念生神明鑒照，任他顛倒。

富貴何如貧賤樂，惺惺不奈癡愚巧。看滿帆千尺掛長江，風威好。

位極人臣，功高蓋世，也須自保。若一生三公萬貫，人間絕少。

王氏七侯成敗壤，楊家六貴終荒草。歎鐘鳴漏盡又雞啼，天漸曉。

話說魏忠賢貪心不足，又要假行邊出師之功，又思封公封侯。不意聖躬欠安，客巴巴傳出信來，叫忠賢親往問安。見聖躬日漸清臞。只因他平日要蒙蔽聖聰，常引導以聲色之欲，使聖上不得躬親萬機，他得遂其榮惑之私。不料聖躬日加羸弱，心中也有些著忙，便與李永貞、劉若愚等商議道：「皇上漸漸病重，後邊的事不可知怎麼處哩？」永貞道：「如今趁大權在手，先將邊功再封一公，後邊事再一節一節做去，不要忙。」遂傳出旨道：「廠臣殫心國事，盡力邊疆，除寧國公外，再封一公，著兵部議奏。」

那大司馬霍維華，前因忠賢冒功，逐去袁崇煥，曾將自己的恩蔭要讓與崇煥；今日又見忠賢冒功不已，怎肯容他？次日在朝房中遇著魏良卿，遂正色說道：「五等之爵，就是開國元勳也沒有幾人，如今除非是恢復得遼東的，纔可列土封公；若只斬將奪旗，收得一城一堡的，也就不可過望了。」誰知早有人報與忠賢，忠賢大怒。適值皇上不豫，忠賢也掩禁不住，只得召太醫院官入宮診脈、定方。各官俱到乾清宮外問安，忠賢也不顧是臣子優心之時，就對眾人大言道：「外邊有人道咱無功，不該得恩典，咱今也不要了。」與李永貞等惡言穢語的勸霍司馬。舉朝之人人都受不得，齊來勸解，霍公只當不聽見，也不理他。

到次日，又傳出旨來，要把奉聖夫人客氏的兒子加封伯爵。霍司馬道：「客氏不過一乳媪耳，他兩個兄弟與兒子都已蔭為指揮，也就夠了，今日又要封伯！若客氏要伯就伯，忠賢要公，怕不就是公麼？此事斷乎不可！」遂具本題覆道：「祖訓無乳媪封伯之例，且五等之爵，非軍功不加。客氏加蔭一子為錦衣衛指揮可也。」眾司官怕忤了旨，好生懼懼。霍公道：「不妨！此事有我在，決不累及你們。」催逼俱覆本上去。忠賢見了，大怒道：「有這等怪物！」次日就在隆道閣前，說霍司馬蔽功違旨，出言大罵，無所不至。客氏也著許多小內侍出來亂罵，拿磚土塊子亂打他轎子。霍公回來想道：「此事只我有這膽量與他抗衡，本該與他硬做到底纔是，只是我身為大臣，豈可受此閹奴之軒！」遂杜門辭印，打點上疏乞休而去。這正是：

虛名當為繁縷惜，強項豈因權要回。

解組不將名利戀，任他沙賊自含猜。

次日，倪文煥就題個告捷請封的本，矯旨道：「廠臣報國心丹，吞仇志壯，嚴整戎備，立三捷之奇功；禦侮折衝，得□全之神算。績奏安壤，宜分茅土，寧晉彝鼎，昭然世爵，褒封允當。著於弟姪中封一人為安平伯，世襲其職，歲加祿米一千二百擔，錫之鐵券，與國同休。」命下，又把個五歲的孩童從孫魏鶴翼，加了少師，封為安平伯，也是玉帶麟袍。纔受了封券文，田土還未曾給，不到半月，又有那阿諛的上本，報三殿告成。又傳旨道：「廠臣畢力經營，矢心贊畫，美輪美奐，襄成一代之中興；肯構肯堂，弘開萬年之有道。具瞻頓肅，曠典聿新，著於弟姪中封一人為安東侯，世襲其職。府第、誥券、祿米、贍田俱照例給，各該部遵例行。欽此。」一門之內，兩公、一侯、一伯，錦衣三□餘人，也可以知足了。

到聖躬大漸時，正是天日為之愁慘，中外震驚的時候，那等阿諛奉承的吏部尚書周應秋，還上本請封。遂於三殿告成本上批道：「廠臣克成繼聖，經營堂構，夙夜匪懈，鼓庶民之子來，精誠默孚；政天心之神助，功昭巨典。辰合彝章，勳業茂隆，重昨宜錫。」又把個六歲的從姪魏良棟，封為安東侯加太子太保。又怕家裡的錦衣官還少，凡遺下的札付，俱著他黨羽填補。又把姪姪孟補了錦衣同知，甥傅之琮、馮繼先俱補授都督僉事。今日受封，明日受券，今日賀封伯，明日賀封侯，舉朝若狂，終日只為魏家忙亂，反把個皇上擱起不理。

聖體不安，上自三宮六院，下而三公九卿，無一個不慌，就是客、魏二人卻也是慌的。內外慌的是龍馭難敵，繼統未定；他兩人慌的是恩難難保，新主英明。故當彌敵之計，乘勢要加封。貪心難割，又與那班奸黨計議。呆頓夫道：「為今之計，須趁此時先立下些根基來，若機有可圖，便成大事，若不可圖，必定擁立之功，也還在我。縱新主英明，也必念爹爹擁立之功，也可無礙，若仍是尋常之主，內外已都是我們的心腹，就有幾個從龍的，須打做我們一家；若不順手，便設法驅除了，也還是我們的世界。只是司禮監與東廠，不過是尋常的職銜，內閣又無兼攝之例，公侯伯都是家裡人的，須在這公侯之上想個官。待爹爹做了，俟今上崩了駕，趁新主未即位時，爺便可受攝兩班文武。」田吉道：「爺若要受攝百官，非封王不可。不若吩咐外邊，題請封王。」倪文煥道：「凡圖大事，須要先賜九錫。如今先叫他們題請。」忠賢道：「甚麼九錫？」文煥道：「九錫是九件物事：乃車馬、衣服、朱戶、納陛、虎賁、弓矢、鐵鉞、樂則、柅鬯，謂之九錫。」忠賢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文煥道：「賜了九錫，就可制禮樂，專征伐，統攝百官了。」忠賢道：「這樣便可討一討。」李永貞道：「這事我們的人請不得，恐人心不服，須到外面尋個人纔好。」忠賢次日便去拜豐城侯李承祚，因他是姪兒良卿的親家，對他說了。果然上疏道：「廠臣外靖九邊，內成三殿，功烈超常，宜加九錫。」又有個孫如冽，曾具過本在順天府建生祠的，又上本乞封廠臣王爵。

二本俱下禮部議覆。凡部議的本，俱要科參科行纔行堂上，便把這擔子卸與科裡。其時掌科事的是葉有聲，他見了這本，好生難處，想道：「若從公論，自來無閹寺封王賜九錫之例，是他們越職言事，就該參處；若參了他們，忠賢必然懷恨，又要生毒計陷害；若行了，卻可得他的歡喜，京堂可至。只是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詖，自己良心上也過不去。」審度了一會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！罷！拼此一官，以持清議為是。」

恰好有親家楊庶吉汝成來訪，見葉掌科面有憂色，便知是為這兩件事，問道：「親翁若有不豫之色，何也？莫非為李承祚、孫如冽的覆本麼？」葉有聲道：「正是。據親翁高見如何？」楊汝成道：「弟也曾想，自古宦官惟童貫越例封王，畢竟還實有些邊功，贊成的是蔡京、高俅。又有求九錫不得的是桓溫，阻撓的是謝安、王坦之，此四人人品俱在，隨親翁擇而效之。」葉有聲道：「此事卻行不得，雖刀鋸在前，亦難曲從！」楊吉士起身笑道：「這事親翁也要三思，不可聽小弟亂談。」葉掌科道：「一定如此！」二人別了，葉公竟托病注了門籍，便把這事擱起來了。忠賢見部裡不覆本，訪知是科臣阻抑，便尋事把葉有聲劾了籍。那葉掌科轉得蕭然脫身而去。正是：

力阻狂圖寢大奸，何防高掛進賢冠。

新詩更向知知道，喜是今朝不曠官。

後來忠賢訪知葉有聲不肯覆本，乃楊汝成之意，到散館時，便吩咐不許照科道授官。詩曰：

入直花磚退委蛇，敢將真諒最相知。

淮南遮莫思狂逞，長孺方將論職思。

忠賢雖逐去葉有聲，也知外面公論不容，也只得歇了。但他心中已存了個篡奪的念頭，外邊又做成了個篡奪的局面。論起他享極富貴，也該感激皇恩，聖體不安，便該與客氏維持調護，纔是圖報皇恩之意。到皇上疾篤時，便該啟請皇上，召新君入宮視疾，請輔臣等入大內請安，共議嗣統，早定名位，以絕外藩仰望之心。始不至廢荒朝政。這纔見得心在社稷，也可略表無利天下之心，無奈他利令智昏，顛倒錯亂。前此新君在信藩時，請租請地，忠賢曾讓為己功，殊不知聖主如天之量，這些小事那裡在他心上？他卻怕新主不平，又恐他這歷來的窮凶極惡之事，即了位就有一班從龍的人要分他的恩壞，故此把擁立的念頭擱起，只在外面分佈黨羽，希圖非望。九邊淮浙先差出許多心腹內官，又差個心腹太監涂文甫清拐戶工二部錢糧，竟坐大堂，勒司官行屬員禮。當日奉

差原說要節省，反又逼迫二部起造衙門，買了一座房子，用銀三千餘兩。及興工時，又嫌窄小，又強買了晉寧公主賜宅起造。邊上錢糧已佈滿私人經理，卻又要逼去霍司馬，移本兵與崔呈秀。便差人繞霍維華的宅子，緝訪他的過犯，又差人到部裡撈他的錯誤。無如他歷任未久，居官清正，無過犯處。又要拿他的家人長班來羅織成獄。大虧輔臣暗通信與霍公，纔上本乞休，遂就本立褫奪了。只是這時候正是：龍馭將升鼎欲成，大臣憂國盡心驚。

誰知一拂權奸意，未許攀髯淚兩傾。

八月□六日皇上大漸，忠賢與李永貞等計議，要學趙高指鹿為馬的故事。永貞道：「皇上賓天時，只叫客巴巴在裡面哄住眾妃嬪，讓問安的依舊問安，進膳的仍舊進膳，進藥的還進藥，外面百官問安，爺只隨口答應，且按住了緩緩行事，再學王莽的故事，且捧了孺子先攝了位，且看眾心可服，若服，便可即真。」一夕話把個忠賢一片要做皇帝的熱腸，說得收煞不住，只思量要居攝。見百官俱在乾清宮外問安，便著人請幾位中堂過來，要探他們的口氣。說道：「如今皇上時時昏睡不醒，那裡還能親理機務？若尋常糾劾升遷，也都有例，不甚要緊，只是遼陽兵屢戒嚴，寧錦又不寧靜，延綏套虜又不時騷動，這都是要緊的軍務，何可緩延？這怎麼處？須要請皇后垂簾攝政才好。」眾宰輔道：「皇后攝政，雖漢、唐、宋俱有，我朝從無此例，且祖訓有禁。」忠賢道：「不然，列位先生幫咱暫理如何？」他料得這班宰臣平日都是依慣了他的，自然不敢違拗。殊不知這些大臣，平日小事可以俯從，不與他立異，至於在事，怎肯聽令？豈不知居攝乃篡字之先聲，他們怎肯容他？諸臣聞言，大是駭然。此時都正欲發言，只見施相公道：「若要居攝，景泰時卻也有例，當是親王攝政，老先生以異姓為之，恐難服天下之心，且把以前為國的忠心都泯滅了。」忠賢聽了，不覺滿面通紅，佛然道：「施先生！咱待你們浙人也還不薄，怎麼這件事兒就不肯俯從？」竟入禁中去了。

眾輔臣見他詞色不善，都各俱揭問安，就請新主人宮視疾。崔呈秀見閣臣不從，眾官紛紛議論，料事難成，恐惹滅族之禍，也不敢入內。忠賢在裡面，不過與客氏二人，那婦人家那里計較出個甚麼來？只有與李永貞、劉若愚、李朝欽這幾人計較。若愚道：「施蠻子爺平日抬舉他，他今日就執拗起來。如今先處了他，竟傳旨著爺暫理，看他們有甚法兒？」永貞道：「不可，此事非同兒戲，倘爺臨朝，百官不到，豈不掃興？那些人自也有些計較，或向禁中擁出信王來，莫像當日南城的故事，豈不身家難保？」眾人議論不定。只弄得魏忠賢想起做皇帝來，便心熱一回，又想自己身騎虎背上，外邊百官不服，怕事不成反惹大禍，又焦燥一回，客巴巴傳出信來，說皇上不時發昏，又慌張一回，好似觸藩羝羊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終日裡胡思亂想，茶飯俱減，走投無路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及到二□二日酉刻，龍馭已上升了，正是：

五雲深擁六龍車，淚灑宮娥濕降紗。

日落西陵山色裡，令人愁詠後庭花。

此時按不住，不免哀動六宮。外面文武各官也都知道，工部議發梓宮及殯殮之物，禮部柑舉哀即位的儀注，戶部打點協濟的銀兩，輔臣擬作遺詔。天未明時，已都齊集隆道閣前。忠賢還不肯息念，又叫人出來尋崔呈秀。各官中有正直的道：「這又不是崔家的事，怎麼獨尋他？」有那諛諂的道：「老子叫兒子，怎敢不去？」一連尋了幾次。忠賢還想要出袖中禪詔，行自己的奸謀，並要學史彌遠立宋理宗、召沂靖王之子，妄思援立之事。又思預定赦書條款，還要加恩客、魏。又要把三案中廢錮之臣，不與開釋，追比者不准原免，只等崔呈秀進來參決，那呈秀的腳步兒也要慢慢的往裡走，無奈眾官齊聲道：「今日龍馭賓天，天無君，以德以分，惟有迎立信王，沒甚私議。有話須出來當眾人說，不是一個崔家獨說得妥的。」

小內侍見眾人的話來得不好，便轉內去了。呈秀羞慚滿面，便不好進去。閣臣施鳳來等，國戚張維賢等，九卿周應秋等，率領各衙門俱具箋於信王蘊邸勸進，一面斟酌遺詔。禮部進以弟繼兄的儀注，令欽天監擇日登極，不由忠賢做主。忠賢見事不諧，便也挺身勸進，冒定策之功，以圖後舉。正是：

高皇百戰定河關，聖聖相關累葉還。

堪笑奸雄生妄念，可知一旦釋冰山。

忠賢自恃心腹佈置已定，那些小人先便來奉承他道：「做皇帝的日子近了。」有的稱他為「九千歲」，有的稱他為「九千九百九□九歲」，豈不可笑？他就居然認做皇帝在他荷包裡了。不期居攝之事不成，在大行皇帝喪次，對著那些妃嬪，一個個哭哭啼啼，好沒興趣，坐下來垂頭喪氣。李永貞等一班人便來開解道：「爺莫惱，事勢還在。如今呆純夫現管工部，田吉掌著刑部副都，李夔龍現協理院事，只等霍維華去後，把崔二哥會推了兵部，那幾個都是聽爺指揮的。六卿原在爺門下，其餘各鎮守的俱是舊人。只有新爺從龍的徐應元，爺可下氣些與他交結，料他也不敢與爺作對，豈不爺的權勢自在，還與此日一樣？」忠賢終是鬱鬱。眾人又置酒與他解悶。

客氏穿著一身白，妖妖嬈嬈的走來飲酒，問道：「大事怎樣了？」忠賢道：「已立信王，只等即位了。」客氏便焦燥道：「原說是魏爺攝政的，我娘兒們還有倚靠，如今立了信爺，便與我們無干了。連這宮裡也不是我安身之處。若待他趕出去時，連自己也沒趣，就是積攢下的也帶不出去，不如趁此亂時，把內庫寶玩先帶些出去，也不失為財主。」於是著人通知侯國興來取。

那侯國興人雖小，卻到有些見識，想道：「如今皇上死了，誰不知我娘兒們沒有倚靠，宮中人誰怕我？我進去搬運，倘被人拿住怎麼好？不若約魏良卿同去，就弄出事來，便有他叔子支撐。」算計已定，便來會良卿道：「纔家母叫人來說，宮中許多寶玩，趁皇上駕崩忙亂時，沒人照管，叫小弟去取些來，我一人能拿得多少？因來約老表兄同去搬些來，我想錢財易得，寶玩是難得的。」果然利動人心，良卿欣然同往。一個央母親相厚的太監，一個叫叔子手下的官兒搬運，不半日，把大內的寶玩盜去□之三四。那些管庫的看著侯國興也要來拿，見有魏良卿在內，便不敢下手，聽他搬，不敢做聲。這纔是：不得朝元受白璧，卻思鄴塢積黃金。兩人盜了珍寶，歡歡喜喜做守奴去了。再說施相公，先期著禮部把即位與哭臨的儀注送入禁中，著管禁軍的叉刀手圍子手官，督領所部士卒，俱自皇城內直擺到□王府前，以備不虞。禮部三上表箋，文武大小官員俱躬詣信府勸進，百官早已齊集。但見：

轆轤響春雷，三市走趨朝車騎；輝輝飛紫電，六街集待漏燈光。旌旗拂霧，雲生五色拱金鑾；戈戟橫空，霜滿九重連玉砌。馴象舞虞庭百獸，銅螭開漢殿千門。錦袍玉帶驕冠，濟濟兩班鴛鴦；寶劍金盃唐猊鏡，猙獰萬隊貔貅。真是：趨蹌盡萬國衣冠，人物極一時俊。

次日五鼓時，文武大臣並勳戚等先至信邸，躬引法駕至靈前，宣讀遺詔道：「大行皇帝以國事焦勞，不獲三殿於既成。今上文武聖神，英明睿哲，遵祖制兄終弟及之誼，宜繼承大統。天下軍民，遵以日易月之例，服二□七日而除，禁民間音樂嫁娶。各藩府並撫按各官俱於本處哭臨三日，毋得擅離職守。」讀完了遺詔，簇擁新君受了遺詔，冕服拜過天地祖宗，然後御極。只見：

管弦嘹亮，樂聲間漏聲俱來；篆縷氤氳，爐煙並曉煙共起。雙垂紫綢，幾多紅粉繞金輿；高捲珠簾，一片祥光凝寶座。龍哀新一時氣象，虎拜罄百職歡呼。

各官拜賀已畢，皇上入臨喪次，服升曬行哭臨禮。閣臣率百官朝夕入宮哭臨，差官遺詔分投各王府並各省告哀。輔臣擬即位的赦款。凡一應有因公誣誤的官員，斥革者准給還原職，閒住者准與致仕，只有因觸忤忠賢剝奪者，不在加恩之例。凡一應錢糧久經追比，家產盡絕者，相勘減免；只觸忤魏監坐贓者不得與恩赦。凡□惡大罪不赦，其餘雜犯俱著減等發落；惟觸忤忠賢坐罪者如耿副使、胡副使、李主事、方御史、惠給事、李都督等，皆不稍從末減。正是：

聖明已得汪恩沛，奸黨猶然大毒藏。

畢竟不知忠賢此後又如何設謀？且聽下回分解。